

路

是心灵的延伸

李文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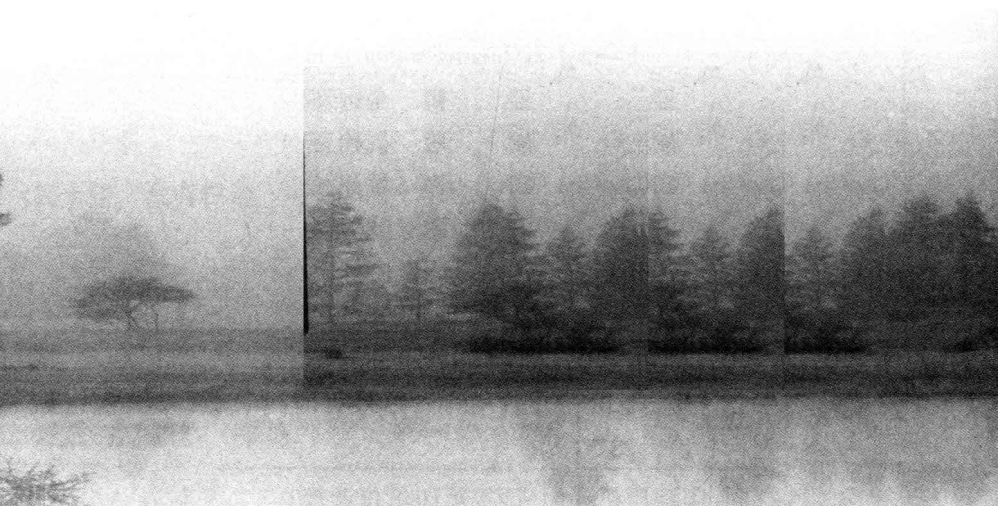


记得去美国大峡谷旅行的时候
是个有雪有冰的日子
特别选那个常人不选的日子
就是想去看冰雪中的胜景
当时夕阳晚照
景观壮美苍茫
一种罕见的绝唱
拨动着我藏于内心深处的琴弦

杭州出版社
美国华文出版社

路是心灵的延伸

李文屏
著



杭州出版社
美国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是心灵的延伸/李文屏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758-300-4

I. 路... II. 李...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1467 号

路是心灵的延伸

李文屏 著

责任编辑 李利忠

封面设计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美国华文出版社

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编:310007

E-mail:hzcbs306@hotmail.com

37-19Main St. Flushing, N. Y. 11354 USA

E-mail:xinhuany@yahoo.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万方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300-4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序

我看人生是一次旅行。单程。有去、无回，有类似、无重复。因此我看自己是一个行者，一个旅人，有“观光”的“天职”。

“观光”也有不同的观法。有走马观花似的，一路看过、笑过，不投入，不介意，达观地过去；也有深入一点的，带着真诚的兴趣和一定的审美距离，谦卑地走到门后去、台后去，去看看那里隐藏了怎样的情节，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这本书可以说是属于后一种的“观光记”，它进入了一些世界名人的心坎，看到他们在成就背后鲜为人知的酸甜悲喜，比如杰克·伦敦那比小说还精彩的一生，世界名狗史努比的缔造大师在幽默后的生活故事等；也走入到自然的大舞台后面，看到自然的诱惑与人文的介入是如何交织、如何构成了世间的“名胜”。在这些人与景的交融中，我发现自己不论是在“门后”，还是在“台后”，都能看到一条道路，从或高贵、或强大的心灵中延伸出来，成为他人的启迪和激励。

这无疑是“观光”的意外收获。上帝厚爱人类，慷慨地给我们可以感知的心灵和思想，又容许许多人间的、自然的“风景”给我们体验，仿佛是“贿赂”人们去好好生活、好好“旅行”。这段“旅行”让我体会到这种“贿赂”，那些并不广为人知的故事，为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滋味，也让我的“旅行体验”更为丰富、更有趣。所以我的最大愿望是通过手中的拙笔，能将这样的体验多少带些给你。

李文屏

2009年9月3日于美国加州

目 录

序	1
---------	---

燃烧流星

——访杰克·伦敦纪念公园



永远四十	1
“鬼发”之林	3
爱人同志	6
从不羁儿童，到狂野少年	11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诞生	17
“深坑”囚犯和追金的青年	20
美国名手	25
狼宅	31
农夫作家	36
四十年，没有白过	40

完善了失败的人

——访漫画大师查尔斯·舒兹博物馆



舒兹的“如意”书法	43
《花生》公分母	48

世界上最喜爱的狗	50
舒兹品牌和美国航天	55
很绅士的绅士	59
安全毯、十速单车和史努比迷宫	63

路在心中的骑士

——访约翰·斯坦贝克国家中心



被放逐又被迎回的“仙”	68
斯坦贝克之乡	73
斯坦福大学的辍学学生	75
纽约，纽约	79
路在心中的人	81
聚光灯下	86
会创新洗衣的骑士	90

永远的侠斯达之一

——圣山



小公园，大秘密	95
温那曼部族	100
圣山	109
俯看雄鹰	115



永远的侠斯达之二



——这片林中的雕像

为什么	121
回家	123
留下的人	129
“敌人火力区降落点”	132
活的纪念	134

柏帝角



温柔的海滩	137
置身人间又高于人间的地方	139
苍穹下的名句	141
人与海的距离	145
“鸡蛋”与“巨石”之战	147

三王岬



——北美大陆最有“风度”的地方

不可抗拒的北滩	154
英国再现	156
鲸须和明朝瓷器	159

美国“三姐”	161
从“三王岬”到平民岬	164
“风度”无匹	167
雾封雾锁的世界边缘	169
“犁田”的灰鲸	172
“大鼻子”海豹和它的后宫佳丽	176
海上救生队	181
名牛，还有爱情	185

金色之州的故事



州府门前的幸福溪流	189
“大篷车”上、大金球下	192
“0”下面的哥伦布与女王	196
人民，职员和州长	200
罗马女神与二十五天的共和国	204
加州第一夫人	207
“蓝色天使”与中国“女神”	209
Eureka! 我找到了!	219
写意的州长，总统州长	221
他们 also 与中国有关	225
游戏机里的启蒙	230



那些烛光



——我的一次特别“旅游”

物是人“非”	232
星星之火的源起	235
别有意味的“灯笼”	237
“麻将队”与“性模糊队”	240
另一种英雄	244
寒夜不寒	246
跋	250

燃烧的流星

——访杰克·伦敦纪念公园

永远四十

“一个人该做的是生活着而不是仅仅存在着，我不会让我的生命浪费在如何延长天年上，我将要好好使用在世的日子。”

他死于四十，因而永远四十。

我以为对他是认识的，直到生活在他曾经生活的土地上，读到他对自己生命的期待，我才发现，我所认识的，不过是一些他的作品，而那，只是他的影子。

我宁愿成为灰烬而不愿成为尘土！

我宁愿我生命的火花因燃烧而耗尽，而不愿它因干腐而窒息；

我宁愿做一颗超级陨石，每一个原子都发出华美的光芒，而不愿做一颗长命的行星永恒地昏睡。

一个人该做的是生活着而不是仅仅存在着，

我不会让我的生命浪费在如何延长天年上，

我将要好好使用在世的日子。

这些句子是他二十六岁时所写，其孕育和成形期应该更早。

《圣经·传道书》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普天之下，年轻的时候，许多人与他一样，都愿意让自己像陨石般在生命的

天空中辉煌，即使只是一闪而过就成为灰烬也在所不惜。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二十左右曾是个非常平庸的“庸人”，常常“自扰”，夕阳西下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的羁绊，便会离开了热闹，独去有柔柳、血阳，有水波、残垣的圆明园徘徊，思绪飘浮于人生、人史、人心和人间，感到生命的轻，就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是“不能承受之轻”，有种意义的幻灭感，在寂寂的晚风中曾对着深邃的天空发出叹息：哪里有长风哪里有旗，让我愿意为之一闪而过心血流完？

生命需要轰轰烈烈，而且有一个愿意为之轰轰烈烈的理由。

所以，那天，当我在无意间一瞥文学的天空，看见他这颗陨石带着那样的诗句辉煌而过，感觉上仿佛就像遇见了一个不曾谋面的旧识。

那是一种很奇异的感觉。于是，隔着时代，隔着种族和性别，一种意想不到的关联突然达成了，一个兴趣点也随即产生——我突然想多了解他一点，也想去看看他的故居，看看他的生活。

他，杰克·伦敦，一八七六年到一九一六年行走于世间，不再只是一个著名作家。他成为一个我想了解的人。

其实，他的纪念公园可以说就在我的家门口，往北四十分钟车程而已，比周围许多人每天上班花在路上单程时间都要少，也比我出游的许多地方都要近。在我居住的城市，有座我会经常开车来往的吊桥，下面就是一条他时常一手揣于裤兜、一手摇橹而过的河道。但是，搬来将近十年，也有朋友特别给我提过建议，说那是个很有意思的去处，我却始终都没登门，不是忙碌时埋身于事务，就是偷闲时钟情于山水。

然而，杰克·伦敦既然早已勾起我的兴趣，去看他的纪念公园的意愿就一直在意识层隐隐显显、浮浮沉沉。在几次全家同去



的计划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失败以后，终于，有一天——一个该上班的日子，我决定休假，让自己随意一回，独自杀将过去。

那天早晨，我一边准备一边向洪波宣布了这个决定。洪波惊奇地看着我，感觉我半疯狂、半浪费。我的自我感觉也大致如此，同时还感觉半潇洒、半豪华——有家庭责任的上班族，假期都像雨伞，要用在“下雨天”的。这种无“悻”一身轻、外加即兴式的休假法，还真有一点奢侈。

“说不定这就是中年危机的症状——一反常态，自我纵容！”我嘻嘻哈哈地自嘲，出门上车，点火上路。

“鬼发”之林

我觉得自己的脊梁上，细细的毛发全部小心翼翼地站立起来，左顾右盼，似乎感觉到有什么谋算和危险在窥视、在蠢蠢欲动。

下了高速公路后，再沿着山路蜿蜒而上，路在桉树林间弯弯曲曲，到了尽头就是方圆3.3平方公里的伦敦纪念园——这片私有山区中唯一的公共场所。

纪念园内，杰克·伦敦的故居有二：一个是他真正居住过的故居，见证他的生活；一个是他意居却未居之“故居”，见证他的梦想。

车进园后，道分左右，右边通往他当年的生活，他的遗迹和传奇；左边则通往他的梦，通往他的妻为他建立的纪念馆、他的墓地和他的狼宅。

我先往左边去。欲知一个人，先看他的梦。

也许因为不是周末，访者寥寥，车场空空，林木森森。

沿着小道往上走，高树掩映下是座用火山石建构而成的房



屋，为伦敦夫人洽密安在丈夫去世后所建、所居，起名“幸福墙”（HAPPY WALL）。在她去世后，又按她的愿望成为杰克·伦敦纪念馆，陈列着伦敦的文学作品、生前事迹、遗物，以及他们夫妻一起航海旅行时带回来的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纪念品。我决定先过其门而不入，直接去瞻仰他们的墓地和他们的狼宅遗迹。

从“幸福墙”通往墓地和狼宅的小路，在前一半实在是条窄窄的曲径，没有铺石，未上沥青，窄处仅容身一人，宽处两人可以并肩，蜿蜒向前，消失在苔藓覆挂的林木丛中。

如果说有些时候“数量其实就是胆量”，那么，那天、那里正是这样一个场合。我非常感谢洪波，他在我把脚跨出门槛的那一秒钟，临时决定翘了班来陪我“发神经”，好像耳边有先知的预告说他会被他的“另一半”所需要。

在这丛林中，有路无人，树木交缠，许多七倒八歪却又顽强生存着的树木身上，都铺盖着厚厚的苔衣；更有一种叫做“铁兰”的附生植物，直译名“西班牙青苔”（Spanish Moss），仿佛受损的长发，干绿着，轻飘飘地挂满树枝、树身，若是初次相见，会觉得它鬼魅异常。

铁兰真是“喝风”而长，所以也有一个通俗名“空气草”，它直接从空气中吸取养分和水分。据说有响尾蛇、蝙蝠喜欢藏在它厚密的地方，又据说它可以用来治疗心脏病、糖尿病等，在一定时期人们还用它来做床垫，早期也曾有印第安女人用它为衣饰。然而，它的这些“内秀”还是没法完全消除它经由视觉所造成的惊悚效果，加之那天林间也的确是太安静、太奇异了，让人的心有些不安。

等我收回视线看清道旁竖的两个牌子，就真的不安了，因为一个牌子是请人“尊重”这里的响尾蛇，提醒说，“若是相遇，

请慢慢后退，给它们空间离开”；另一个则提醒游客要小心山狮，说“虽然山狮很少在这出没，但是它们很难预测”，所以要以防万一，“如有小孩，要将孩子带在身边”。

在寂静中读完这两个提示，好几个看过的真实报告被激活了：有的是关于人如何被毒蛇所咬，为保命而自断其腿、其臂的；有的则是关于山狮如何在人以为安全的地方跟踪、攻击路人，所以本来在走路、骑车以锻炼身体的人，突然间就活生生地成为其齿下鬼，失去内脏，甚至失去整个躯体。

带着这样的记忆，边走边环看道旁的原始生态，不由更觉满眼都是那繁荣于多雾天气、长有尺许的西班牙青苔，披头散发地覆盖着大小不一、高高低低的树木，将空气都弄得阴森森的，实在是堪称“鬼发”，沉默地弥散着恐怖。

我觉得自己的脊梁上，细细的毛发全部小心翼翼地站立起来，左顾右盼，似乎感觉到有什么谋算和危险在窥视、在蠢蠢欲动。

我把手伸到洪波——我的英雄、我此时的胆的胳膊里面。

“这个伦敦，果然是个爱冒险的人，连家都要修在这样的地方。”我说。

“这样才好啊，他要写作了，就在这林子里一走，灵感就来了。”洪波嘻嘻哈哈。

这样的林子虽给了我不安，但是若是能给伦敦什么，大概就只是安宁的环境。相对于他所经历的，这样的地方实在只能代表和平。真正震撼了他的灵魂、给了他灵感的，是茫茫沧海的逼天风浪，是阿拉斯加寒林中的旷世寂静，是在酷寒冰封的世界里，拒绝被冰封的热血生命。

也许是我自己的不安，让我联想到同是女人的洽密安。她在这里感到过不安吗？伦敦去世后，她独守了这片土地几十年，她有怎样的心情呢？

爱人同志

这样的女人是“从生活而来的贿赂”。

女人，许多时候——如果不是总是——其实可说是男人的一面镜子。看一个男人的女人，可以知道这个男人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了解洽密安，就可以更了解伦敦。

洽密安是伦敦的二婚之妻，颇有些不平常之处，被伦敦的一些朋友所非议，却被伦敦亲密地称为自己的“同志爱人”、“同伴女人”。她对传统观念中的“女人”形象做了相当彻底的背叛——不仅在公众面前，而且在私人生活上。前一种背叛表现在她的骑马方式和对那方式的坚持，后一种背叛则表现在她对性的看法和态度上。

在她的年代，女人骑马得侧骑，不能像男人一样跨骑，她却无视这个规矩，虽不像穿裤子那样前卫，却将长裙改成裙裤，且漠视众议，穿着她那裙裤随意纵马上班，为此臭名昭著；她还常常独自策马林间，并不需要男人陪伴；她甚至在一家叫做《西部》（Out West）的杂志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五百年以来，智力充足的女人将自己的身体扭曲以便适应一边坐的骑马方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了一边式骑马的来源，也许对抛弃这种过时的骑马方式大为有益。”“根据记录，英国理查德二世的妻子安倪有盆骨病却又偏爱骑马，于是为了满足她的特别需要而制作了一边式马鞍。这种骑马方式一出现就成为新闻，令人惊奇、刮目，其他贵族女士却争相模仿，蔚然成风，结果是流行胜过了判断力和常识。”

英国的王后和有影响力的上等女人，如公爵夫人等，主导时装和时尚的风气有史为鉴。乔治安娜·卡文迪西（Georgiana Cav-



endish)，十八世纪后期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公爵夫人就曾突发奇想，带了一顶奇高的羽饰高帽，结果其他贵族女人立刻模仿，造成令人瞠目结舌的街头奇观。作为王后，安妮因为身体的需要而开始的侧坐式骑马造成风行，也实是不奇怪。

但是洽密安却觉得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模仿实在是莫名其妙。一边式骑马不仅让女人没有办法独立，上马下马都需要人帮忙，而且骑上之后也不安全，更不能策马快骑。所以她拒绝跟随传统——尤其是因盲目跟随而得来的传统。

所以传统也拒绝她。她虽然常被邀请去参加各类聚会、派对，却没有被真的接受——包括杰克·伦敦的朋友圈。

一个思想独立的人，如果其行为与她的思想一致的话，出现“特行”也就不奇怪了。

洽密安属当时的“新女性”，那时中产阶层的女人，一般都结婚并留守家中，洽密安却用她弹得一手好琴、打得一手快字而自谋生路，并拥有自己的坐骑和马圈；她约会却不怎么寻求婚姻的保障，还懂得做点物业生意，似乎曲“低”和寡。那时伦敦已经结婚，家中常常高朋满座，在聚会中大家嬉闹打枕头仗是家常便饭，这些时候伦敦也没有什么君子风度，女人常常吃他的亏，然而洽密安却例外，倒是每次都能设法让伦敦扎扎实实吃上一点苦头。

也许就是因为吃了苦头，伦敦才发现了洽密安骨子里的风情和骨子里的野性。这个后来写下《野性的呼唤》的作家，在这个女人身上感受到了他深刻喜欢的东西——不是做作的柔弱和贵气，而是活泼易处、自然强健、兴趣广泛、不拘一格。这种热辣辣的生命力共鸣在他自己不断奔突的血脉里，他觉得她“自然”，她的勇气、脾性、智力、知识和技能都要么与他的血性相匹，要么与他的智性相配。



洽密安的“自然”还表现在她在性问题上的“自在”，相信“精美的性和谐绝不可能完全是感官的”，一定要到达精神、头脑的层次，“一切都在思想中增高了亮度”，“身体本身如果没有头脑的参与的话，不可能被增亮并且受益”。她还认为只要不用于不好的目的，性爱方式其实没有低级高级之分，也没有好与不好之别，性爱是人生中的一种高峰体验，享受性爱其实就是享受人生，实属正常。

于是，她的“正常观”导致她在私人生活上的自然而然，却是对传统的大胆挑衅。

当伦敦与洽密安这两个思想独立、行为独特的人成为人生伴侣后，虽然遭受到很大攻击，两人自己的公开活动及私人生活却都到达一种难得的和谐。他们双出双入，共同建船、航海，一起工作、嬉戏，并肩造屋、筑梦。伦敦因她而极其自豪，他为她那双迅速而敏捷的双手啧啧称奇，这双手不仅可以弹出美丽动人的音乐，可以不知疲乏地为他打出长篇的故事，还可以驾驭海船在恶劣的气候中乘风破浪，掌握缰绳制服桀骜不驯的烈马；这双手穿过他的头发时有爱的甜蜜，握住他的双手时有同志的坚实。他因她而得到莫大的慰藉，惊叹自己方方面面的需要都可以从她那里得到满足。他称她是“最最亲爱的我的女人”，称自己是她的“你的男人和爱人”，他们常常简短地称呼对方“伙伴”（Mate）。

只有洽密安这样的“爱人”加“同志”才能真正构成伦敦的人生伴侣，才能伴随伦敦出现在女人通常不出现的地方：她与他一起远航于变幻莫测的海洋，一起挑战合恩角（Cape Horn）——南美的最南端、地狱的前哨、海上的坟场；只有她才会爬上左摇右晃的“鸟巢”——高挂桅杆三十米的瞭望台上，一边绣花，一边听伦敦念故事、忆童年；也只有她不着男装，陪同伦敦出现在澳大利亚悉尼拳击赛场，成为两万男人中的极少数